

党校

「长篇小说」

洪放

著

党校

dang xiao

凤凰出版传媒集团
江苏人民出版社
FENGHONG
凤凰联动



莞校

洪放

著



凤凰出版传媒集团 凤凰联动
江苏人民出版社 JIANGSU
FENGHONG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党校/洪放著. —南京: 江苏人民出版社, 2009.8

ISBN 978-7-214-05942-0

I. 党… II. 洪… III. 长篇小说—中国—当代 IV. 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 (2009) 第131564号

书 名 党 校
著 者 洪 放
责任编辑 蒋卫国
文字编辑 王泽阳
出版发行 江苏人民出版社(南京湖南路1号A楼 邮编: 210009)
网 址 <http://www.book-wind.com>
集团地址 凤凰出版传媒集团(南京湖南路1号A楼 邮编: 210009)
集团网址 凤凰出版传媒网<http://www.ppm.cn>
经 销 江苏省新华发行集团有限公司
印 刷 三河市南阳印刷有限公司
开 本 700毫米×1000毫米 1/16
印 张 17.5
字 数 284千字
版 次 2009年8月第1版 2009年8月第1次印刷
标准书号 ISBN 978-7-214-05942-0
定 价 26.00 元

(江苏人民出版社图书凡印装错误可向本社调换)

下午3点，丁安邦副校长刚刚到办公室，就接到马国志的电话。

丁安邦问：“马校长，有事？”

马国志停了下，似乎正在和电话旁边的什么人说话。丁安邦听着，却不清楚。等了大概一分钟，才听到马国志说：“是有事。马上市委宏生书记和伊达书记要过来。”

“宏生书记？”丁安邦问了句。

“是啊，你准备下吧。我晚一点过去。”马国志说着，就放了电话。丁安邦却把话筒子一直握着。一边握着，一边大脑就飞速地转了起来。

马国志是南州市委党校的常务副校长，从去年7月份起，因为身体原因，就很少到办公室来上班。他住在市内，到党校还有40分钟的车程。刚才，马国志校长说的宏生书记和伊达书记，是指南州市委一把手书记康宏生和副书记王伊达。王伊达本身就兼着市委党校的校长，他到市委党校来，是正常的事。每逢重要班级开班，他都要过来讲话的。而康宏生书记亲自过来，就丁安邦的印象，好像两三年来，还是第一次。

丁安邦想着，放了话筒，坐下来，端了茶杯，轻轻地喝了口水。然后，又站起来，走到门边上，伸头朝门外的走廊上看了看，才又回过头来，掩了门，慢慢地坐下来。他有一种预感，但是到底是什么，他又一时说不清楚。

市委一把手书记突然到党校来，如果是例行地检查工作，电话早就应该安排了。现在不是，是突然地到来。这里面……

丁安邦坐在椅子上，闭着眼睛，同时用手指在桌子上画着。他在不断地写着“宏生”两个字。写着写着，他有些肥大的脑袋，就开始向着后面倾斜，眼看着要倾到后面的椅子靠背时，又缓缓地回了过来。然后，他睁开眼，长嘘了口气：“唉，还不是……”

他嘴上念着，手却已经抓起了电话。

“汤主任吧？”丁安邦问。

电话里头是个女人的声音：“我是汤若琴，丁校长。”

“你马上到我办公室来一下。”丁安邦没有在电话里指示。他要当面来安排。现在有些事，你不当面安排，往往就办不好。像康宏生书记来党校视察，这样的大事，一旦办不好，岂不……

南州市委党校，坐落在离南州市 50 公里的凤凰山脚下。党校不在市区，这似乎是全国党校的一个共同特点。南州市委党校建于上个世纪 50 年代，最初是利用了当地一个大地主家的房子，临时改建的。后来随着时代发展，党校也不断修葺，现在已经完全看不出当年的痕迹了。现在的南州市委党校，是副厅级机构，现有工作人员两百多人。校内建设也基本形成了规模，具备了高校的一切功能，从党校到市内，专门开通了公交车。因此，党校有 2/3 的职工，长期住在市内。而且，因为党校特殊的性质，这里经常会出现一种情况：一旦开班，热闹非凡；学员一走，鸟儿当家。虽然这说得有些俚俗，但是反映的情况却很真实。党校作为党内培训机构，面对的是党员和入党积极分子。而广大党员，因为各自的工作，因为有不同的情况，因此，党校的学习始终是以“班”为形式的。对于各级党校，又有着严格的职能界定。中央党校，基本上是以省部级领导的培训学习为重点，兼及厅干。省一级党校，则以厅局级干部为重点，兼及县干。而地市一级党校，重点则是县处级干部，兼及科干。到了县一级党校，则只能开展科级干部和更下层干部以及入党积极分子的培训与教育了。就市委党校来说，每年至少得

办上十几二十个不同内容的“班”，但总体上是围绕着“县干班”、“青干班”、“科干班”来进行。当然，也会穿插进行一些如“妇干班”、“专题班”、“研讨班”等等临时班。从上世纪90年代末开始，市委党校还针对广大党员领导干部渴望学习、追求进步的心理，开设了“研究生班”和成人教育班。但不管是什么班，学习的时间相对于全日制高校来说，都是短而又短的。最短的一周，最长的也就4个月。

一旦开班，特别是“县干班”开班，党校就成了一个小社会，一下子热闹起来了。然而，当班一结束，学员们一离开，党校马上就陷入了沉静之中。党校范围大，连同后山，有上千亩地。除了山上的树，党校院子里也绿化得很到位。学员们一走，鸟儿就出来了。一天到晚，鸟鸣不绝。经济学部风趣幽默的延开辉教授，就曾戏谑道：“我反复研究了党校的鸟儿叫声，通过多年来的教育，它们的叫声也已经成为‘主旋律’了。”

“主旋律……”丁安邦笑了笑，移了移富态的身子。虽然丁安邦今年也才51岁，可是因为富态，看着就显得有些偏老。前几年，他还对此毫无感觉，但从去年马国志校长生病后，他突然觉得这成了一个重要的问题。51岁，年龄是档案上的，无法更改。但是，让人看着显老相，那可是自己的责任了。每天早晚各走40分钟，他已经坚持了3个多月，还真有点成效。前几天晚上，同妻子魏燕一道去商店一量，竟然轻了1.5公斤。按这个速度，即使前途很渺茫，但毕竟是有收获的。

门被推了一下，接着校办主任汤若琴走了进来。汤若琴30多一点，人长得清爽，个子细挑。以前，她是法学部的一名讲师。马国志当校长后，不知怎么就看上了她。当然是看上了她的“能干”，将她从法学部调到办公室。先是科员，接着是副科长，再接着是办公室副主任。去年底前，原来的办公室主任老于退休了，她就成了理所当然的主任。在党校的中层干部中，她是最年轻的。马国志当初把她从法学部调出来，还引起了不少人的非议，甚至有很多不同版本的传说。但后来的事实证明，马国志是用心机的，他的决定是“非常之正确”的。汤若琴调到办公室不到半年，就结婚了。而结婚的对象不是别人，是市政协主席黄同的小儿子。汤若琴在法学部的时候，斯斯文文。可是一到了办公室，立即就像变了个人似的，作风泼辣，办事干练。上对4个校长，下对全体教职员工，她几乎是左右逢源，不得不令人刮目相看。

汤若琴没有说话，但她的眼神已经说话了。丁安邦副校长望了她一眼，道：“马上市委宏生书记和伊达书记要过来，你安排一下。一是通知吕和周两位副校长，二是将接待室处理下，另外就是晚餐。我看就在校内安排吧，让食堂那边精心准备，要精。同时再打电话问问国志校长那边的车子。”

“好的，我就去。”汤若琴说着就要转身。

丁安邦又喊住了她：“国志校长那边，我亲自打电话吧。你把其他的安排好就行。”

汤若琴掠了下头发，她是长发，加上细挑的身材，就显得年轻些：“还要不要通知其他人？”

“这个……这样吧，通知各个部的负责同志，不要离开。”

“那好！”汤若琴又掠了下头发，走到门边上，回过头，问丁安邦：“丁校长，康书记来，不会是人事的事吧？”

她这一说，让丁安邦一激灵。虽然刚才他一接到马国志的电话，就有一种预感，但是一直没有说出来。现在汤若琴一说，就如同古代武林中人的点穴手，他的神经一下子绷了起来。他把手使劲地按在桌子上，嘴上道：“不太清楚啊，不清楚。”

汤若琴笑笑，转身出门了。

丁安邦望着汤若琴的背影，发了一会儿呆。回过神来，他想汤若琴说得是有理由的。市委书记到党校来，不会是一般性地单纯地检查工作。而且，汤若琴的老公是市政协的主席黄同。从她口中说出的话，自然比别的人说出来的更有价值。如果真是人事，那……丁安邦起身走到窗子前，他看见一只鸟儿，正从一棵树上飞到更高的一棵树上。鸟儿们这种往高处的飞翔，仿佛是一道闪光的弧线，在他的脑子里迅速而锋利地划了一下。

马国志今年到龄了。按照党政领导干部的任职规定，他将从一线岗位上退下来，也就是说，他将不再担任党校常务副校长。党校人事设置有一定的特殊性，校长都是由地方党委的副书记兼任。主持党校日常工作的，是常务副校长。按南州市委党校的级别，校长是副厅。而常务副校长，也是副厅级。常务副校长以外的副校长，则是正处。以前，党校的常务副校长大多从外面调进来。但马国志打破了这个惯例，他从副校长升任了常务副校长。用马国志酒桌上经常说的一句话，

“我为党校开辟了一条道路。”确实是。早在去年，市委组织部就曾为党校接替马国志的人选专门到党校征求意见。一开始，是准备外调的，但受到了党校几乎众口一词的抵制。最后，这事闹到市委副书记、党校校长王伊达那儿。王伊达发了话：“党校常务副校长，主要是管理党校的日常事务。今后，一律从党校直接提拔。”

王伊达是南州老资格的副书记。在南州现在的班子中，惟一个土生土长的南州人，就是他。从公社团书记到区团书记，再到公社主任、书记，然后是副县长，再是县委常委、副书记、县长、书记，一直干到副市长。12年前，他成为南州市委常委、秘书长；7年前，党委换届时，成为南州市委副书记，一直到今天。一个干部，不怕天天动，怕就怕一直不动。王伊达在副书记的位子上，一窝就是7年。在他的手上，送走了两任市委书记，迎来了两任市长。可是他，当年南州政坛上最有希望的一颗新星，窝着窝着，就渐渐老了。现在，在南州市委的班子里，他已经是名副其实的老人了。再有一年多，他就将顺理成章地到人大搞常务副主任，解决一个正厅级。王伊达以前是个很谨慎的人。但这一两年，变得大胆而泼辣了。民间官场有个传言，说王伊达轻易不开口，开口就成真。有人说，就是现任的市委书记康宏生，还有市长叶雨田，对王伊达也是另眼相看。一个人，当官当到了顶点，也就是“无所求”了。即使想求，也求不着了。既然求不着，索性就放开了。这也许就是这些年“59岁现象”的一个重要原因吧。

王伊达发了话，基本上就算定了，市委组织部再也没有来过。今年春节后，眼看着马国志快到龄了，省委组织部正式到市委党校来搞了一次民主推荐。目标未定，全面摸底。最后的结果不言自喻：仅提名的党校常务副校长人选，就多达10名。当然，其中绝大多数都是不符合基本条件的。真正能进入提名的，也就三个人：现任副校长丁安邦，副校长吕专，副校长周天浩。省委组织部没有公布推荐结果，四处打听，也没有口风。但丁安邦私下里听说，民主推荐只是一个形式，关键是市委领导的意思。而这市委领导当中，最最关键的，又是王伊达。

是不是王伊达给康宏生书记作了汇报？

或者，康宏生书记自己心里有了人选，拉着王伊达来亲自考察一番？

甚至，丁安邦笑了下，将肥大的脑袋转了转，甚至，也许只是一般性的工作，随便来走走的。可是，汤若琴刚才也提到了人事？她提到了，是有很强的暗示性的。

如果真的……

丁安邦看看手表，已经3点40分了，就打电话问马国志校长：“马校长，到了吧？”

“快了，还有五分钟。都准备好了吧？宏生书记也快到了。”马国志说话声音低沉。这在党校也是一个让很多人议论的事情。马国志当教员时，声音是很响亮的。当了部主任，声音依然很好。当了副校长后，声音就开始压抑些了。当了常务，声音居然在一夜之间，变得深沉，以前明亮的底色一下子消失了。很多人都摸不着头脑，马国志自己也开玩笑说：“这人的嗓子看来还得要练，还得到阶梯教室里，好好地喊上一喊。”

可是，常务副校长多忙！阶梯教室虽然还常去，可那是坐在话筒面前说话了。再放开嗓子大声喊，岂不让人笑话？由此，马国志校长的嗓子越发低沉了下去，以至于，他要轻点说话，你在一米之外，就绝对不可能听得明白。

丁安邦自然知道这点，每次同马国志说话，他都是竖着耳朵的。

“都准备好了，我在会议室那边等您。”丁安邦道。

马国志已经有一个多月没到党校来了。他身体不好，腰疼，说是年轻时伏案太多留下的毛病。党校目前的工作，暂时由3个副校长管着。反正大家都各自分工好了的，搞好自己的一摊子，事情就算办顺了。至于人事和财务，由办公室和组织人事部处理着。党校的秩序一点也没因为马国志常务不在而受到影响。何况如今通讯发达，有事打个电话一请示就行。像今天下午，马国志亲自到党校来，完全是因为市里两个领导要到。否则，电话一通，也就可以搞定的了。

丁安邦带上门，沿着走廊慢慢地往前走。他看了看其他两位校长室，门都是关着的。难道他们都不在？有事去了？他心里想着，脚步却一点也没有放慢。下了楼梯，刚转过身，迎面就碰上了周天浩。

周天浩是南州市委党校最年轻的副校长。说最年轻，是相对于丁安邦和吕专的。丁安邦51，吕专48，周天浩43。这是年龄上，在任职年限上，他也是最年轻的。丁安邦已经当了6年的副校长，且目前排名在马国志之后；吕专也当了6年的副校长，当年提拔时，吕专是相当年轻的。周天浩是3年前才提拔的。这里面的情况，党校的上上下下都清楚，周天浩的岳父是王伊达的前任吴昌茂。3年前，吴昌茂因为年龄问题，从领导岗位上退了下来，最后给组织上提的要求就是解决女婿周

天浩的问题。尊重老同志是我党的优良作风，何况周天浩本身也已是党校组织人事部的主任，从副处提到正处，也是十分正常的。周天浩长着一张白净脸，双眼皮，乍一看有些女人味。一年四季，身上总是光光净净的。他老婆吴雪是党校图书馆的馆长。因此，他是校班子中惟一个常年住在党校的副校长。虽然听说，他早市在市里买了房子，但一直没有得到确认。他和吴雪的孩子，正在上高三，住在外公家，夫妻俩也乐得轻松。丁安邦不太喜欢这个人，一是他的女人气，二也因为他的岳父。不就是靠着……

“宏生书记就要到了吧？”周天浩先开了口。

丁安邦点点头，周天浩说：“我先上去有点事，马上就下来。”

丁安邦又点点头，周天浩转身上去了。丁安邦看着周天浩消失在楼梯口，摇了摇头。对于周天浩，丁安邦除了有些不太喜欢外，没有什么实质上的矛盾。两个同级别的干部之间有矛盾，只有一种可能，就是互相构成了威胁。依周天浩目前的状况，还难以对丁安邦构成威胁。既然构不成威胁，那就必须团结。党校就是搞党的理论的。毛主席就有句名言：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既学之，则更要善于运用之。

到了楼下大厅，丁安邦停了下来。上一个“妇干班”刚刚结束，新的一个班“县干班”下周才能开班，因此这几天，学校里十分安静，树上到处都活动着鸟儿的身影。丁安邦看着，鸟儿们从这棵树上飞到那棵树上，快快乐乐，无忧无虑。可是人呢？

一晃，丁安邦从大学分配工作到党校，已经快30年了。当年意气风发的少年，如今也年过半百了。时光如水，岁月如梭。他工作时，党校还是七八幢平房。现在放眼一看，都是楼房了。当年同他一起工作的一些老同志，有的已经作古了；有的离退休在家，多年不见了。他也成了党校里的老同志。6年前，他被提拔成了党校的副校长，那时他感到自己算是幸运的。200多人的党校，副校长也就3个嘛。6年副校长一当，现在又赶上马国志到龄，他的心理竟也起了微妙的变化。他感到这对他来说，不仅仅是一个机会，也许还是唯一的最后的机会。王伊达确定了“从内部提拔”的基本方向，让他看到了更多的希望。按年龄，他正合适。按资历，他最过硬。按影响，他对自己还是很有自信的。可是现在？真正到了人事变化的关键时刻，还有多少是真正按年龄、按资历、按影响的呢？

“唉！”丁安邦看着树上的鸟儿，接着他听见了汽车的声音。他赶紧出了大

厅,车子已经到了跟前。三辆车子同时到了。丁安邦迎了上去,他看见从第一辆车,也就是马国志常务的车子里下来的,不是别人,而是吕专。

2

吕专个头不高，精瘦，按照正常人所说，是没有什么“官相”的。可是，就是这么一个瘦而又瘦的小个子，6年前，就与丁安邦一道，被提拔到了副校长的岗位上。当副校长之前，吕专是党史党建教学部的主任，教授。在南州市委党校流传着一句话：“浓缩就是精华”，指的就是吕专。甚至有些人在背后就直接称呼吕专“精华校长”。

吕专下了车，却并没有与丁安邦打招呼，而是站在车门边，等着马国志下车。

马国志先是探出了一只脚，然后又探出一只。从去年党校的综合大楼落成后，马国志的腿脚就不太灵便了。马国志身材中等，见人脸上总是挂着笑。丁安邦走到车子边时，马国志的笑容已经冲到了眼前。

“准备好了吧？”马国志问。

丁安邦点点头。

吕专这时候已经到了第二辆车子前，车门开着，康宏生书记却没有下来。吕

专喊道：“康书记。”

康宏生正在看手机，没有抬头。马国志慢慢地走了过来，扶着车门，说：“康书记，请！”

王伊达也下车了，走到前面来，看着康宏生书记下了车。丁安邦上前喊道：“康书记好！”

康宏生点点头，马国志问：“康书记是先看看校园，还是……”

“先看看吧，党校嘛，啊！”康宏生说着，王伊达道：“那就转一圈吧！”

党校范围很大，如果全部地转一圈，可能要一个小时。这当然不可能。丁安邦看了眼马国志，马国志正同王伊达说着话。他便稍稍思考了下，觉得还是看看主体教学大楼和图书馆以及教工食堂比较好，这些有代表性。他往后放慢了一步，正好走在马国志的前面，整个身子比吕专稍稍向前一点。这样，就形成了整个队伍是随着他走的态势。

康宏生是北方人，身材高大，来南州前是省委的副秘书长。到了教学楼前，康宏生指着楼前的雕塑，问：“这是……”

“啊，这是刘风烈士，党的南州首任书记。”吕专道。

丁安邦瞟了眼吕专，也没说话。康宏生在塑像前停了下来，神情庄重，端详了会儿。马国志拉住丁安邦，问：“天浩校长呢？”

“他刚才上去有点事，马上会来的。”丁安邦答道。

马国志就朝办公大楼那边张了张，王伊达问：“国志啊，脚好点了吧？”

“不行啦，关键是不能走路。”马国志叹道。

王伊达看着马国志将一只脚往前一停，然后将后面的一只脚往前一甩，整个动作就像个木偶似的，便也叹道：“还是得注意啊！好好休息。”

“是得休息了。不过也快了，想不休息也不行了。”马国志说，“我已经拟定了一个三年恢复计划，要通过系统的锻炼来逐步恢复。”

“这很重要。”王伊达肯定道。

转过教学大楼，马国志回头又看了一眼。前面就是综合大楼了。南州市委党校的综合楼总投资7000多万，整个工期两年。从建综合楼开始，就不断有人向上举报，说马国志在其中搞了些名堂。后来，周天浩负责综合楼建设，又几次被人民来信给缠上了，好在都有惊无险。纪委也正儿八经地查了几次，结论是“没

有问题”。综合楼建成后，就在年前，党校有十几个职工联名向省纪委举报。这次举报的是马国志和周天浩两个人。省纪委责成市纪委调查。一个月前，市纪委专门成立了一个调查组，在党校调查了一大圈。结果是基本没见着马国志的面，卷宗一摞，问题全无。丁安邦清楚，这些不断举报的人中，带头的就是政治学部的主任吴旗。吴旗早年毕业于北大，比吕专早一年分到党校。这人性情耿直，眼里容不得沙子，党校的历任校长几乎都被他“告”过。当然，也几乎都没有告成功。正所谓“屡告屡败，屡败屡告”。不过这人有一点却很奇怪，在党校人缘极好。很多人跟他吵过，但吵过以后却又成了朋友。

丁安邦走在前面，不知怎么的，突然感觉有些不太对劲。他朝综合楼四下扫了眼，这时候，他知道为什么感觉不对劲了。

吴旗正站在综合楼的门厅里，看着康宏生一行人过来。他脸上表情麻木，在下午的光线里，显得有些冷峻。

马国志也愣了一下。丁安邦已经走到前面，站在吴旗的边上，看似不经意地用身子挡着吴旗。康宏生同王伊达说着话，马国志走在最后，通过了门厅。整个过程，吴旗一直站着，没有说一句话。等到大家都走到后面的走廊，丁安邦才转过身，对吴旗笑笑，说：“在这有事？”

“没事，就等着你们。”吴旗道。

丁安邦又笑笑，说：“老吴啊，干嘛呢？回去吧。”

吴旗回头望了望走廊，康宏生正和马国志站在走廊尽头，马国志正用手指着什么，好像在给康宏生介绍。吴旗挪动了步子，朝走廊走去。丁安邦立即拦住了他，“老吴啊，这事你看……就别再……”

“丁校长，你放心，我不针对你。”吴旗继续往里走。丁安邦看再拦也不可能了，只好让他往前。

吴旗到了走廊里头，喊了声：“您是康宏生书记吧？”

康宏生回过头，有些吃惊，马国志更是恼怒地盯了丁安邦一眼。吕专插了上来，说：“康书记，这是政治学部主任吴旗教授。”

“啊，吴教授好！”康宏生伸出手，吴旗却没接。康宏生的手半伸在空中，吴旗道：“康宏生书记，我要向你反映党校综合楼的腐败问题。”

康宏生先是一愣，接着很快道：“是吧，反映问题？国志啊，这是……”

马国志朝吴旗瞪了下，答道：“吴教授一直在向各级反映综合楼的问题，市纪委已经调查过了。”

王伊达也道：“上个月刚刚查结束，没有原则性的问题。”

“康书记，我想单独地给您汇报一次。”吴旗表情依然是冷峻的。康宏生点点头，说：“很好，这样吧，明天到我办公室去。”

“那好，我不打扰了。”吴旗说着，就转身快步走了。

马国志心里窝着气，丁安邦小声道：“怎么？怎么……唉！”

吴旗这一搅和，康宏生书记再看的兴趣没有了。王伊达便提议到接待室坐坐，听听党校的工作汇报。丁安邦瞥了下康宏生书记。康书记的脸有些黑红，基本看不出喜怒。

接待室在办公室楼二楼，到门前，周天浩和汤若琴正在门厅里迎接。王伊达笑着说：“小汤啦，更见漂亮了嘛！啊！”又转过身，对康宏生道：“这个小汤，是黄同同志的儿媳妇，党校办公室主任。”

“啊，好，好！”康宏生握了下汤若琴的手，又同周天浩握了下。大家上了楼，进了接待室，马国志说：“康书记，我得检讨，刚才……”

“检讨什么？群众上访是正常的嘛！”康宏生转过头问王伊达：“纪委的调查材料你看了吧？让他们明天给我送一份过来。”

“看过了，确实没……好吧，明天让他们送过去。”王伊达说着，喝了口茶，道：“今天呢，宏生书记亲自到党校来调研，主要是了解一下新形势下党校工作的开展情况，当然，同时，也了解一下党校班子的建设。”

丁安邦心里一颤，但表面上还是微笑着。他看了看吕专，吕专正在笔记本上记录着。周天浩则正望着汤若琴，那眼神里竟有……

“国志啊，是不是先请党校这一块汇报一下？”王伊达说完，马国志笑了一声：“哈，啊，其实呢，伊达书记你是党校的第一校长，你清楚。我最近腿脚也不太方便，一直在家休息。今天是因为两位领导要过来，才到学校来。党校的日常工作，一直都是由3位副校长主持着。我看就请……先还是请安邦校长汇报吧，伊达书记，你看……”

王伊达点点头，丁安邦清了清嗓子。这也是一种掩饰。其实就是现在不太带班，当过老师的人，嗓子还是没什么问题的。他摊开笔记本，开始一一地汇报起来。

康宏生书记一边听着，偶尔在本子上记上一笔。自始至终，没有说一句话。中间，也仅仅是马国志手机响了一次。整个接待室里，除了丁安邦的声音，竟是出奇的静。

最没有秩序的会议，就是级别基本上差不多的人在一块开会；而最有秩序的会议，一定是级别相差较大，甚至有一种“内在的威严”的会议。今天这就是。虽然人不多，可是级别上差得很远。市委书记，可是600万人口的南州大市的一把手。党校虽然也是副厅级机构，可是平时与市委书记接触毕竟很少。何况刚才吴旗又出了那么一招，气氛本来就有些沉闷。丁安邦汇报着，感到身上有些燥热。他伸手松了下领子，自己也觉得脸上竟突然开始发烧。对于一个在讲台上站了好几十年的党校副校长，这显然不太正常。他一边汇报，一边极力克制着。在汇报完最后一个小问题后，他抬起头。康宏生正望着他，他笑笑，说：“我汇报的，也许还不全面，请国志校长，还有其他两位副校长补充。”

“很好嘛，很全面。”王伊达先说了。

马国志也道：“党校就是现在这么个状况，关键的问题，其实就两块，一个是经费，一个是人才。但归根到底，还是经费的问题。经费一解决，什么事都好办了。刚才安邦同志也汇报了，整个一个党校，除了人头费外，一年的业务经费才200万。这与我们党员干部教育的现状，十分不相符啊！”

“我来说两句。”吕专瞅着马国志说话的空当，插话道：“经费问题确实是困扰党校的一个大问题。但是，我想提个不成熟的建议。今天正好康书记和王书记都在，如果不妥当，就当做起……”他笑了下，继续道：“党校的将来，应该是除了正常的党员干部教育之外，一定要开门办学。我们现在基本上是封闭的。门一打开了，什么都好办。”

这不是……丁安邦朝吕专望望，又望望马国志。吕专又道：“怎么开门办学？这里面我想了想，一是利用党校的人才优势，为经济服务，也就是为企业服务；二是在党校内部建立良性的竞争机制，比如课题的竞争，人才的竞争。换言之，就是要让所有的人都动起来。这样，我想……”

吕专停了话头，康宏生笑着点点头，说：“很好嘛！党校是党的理论阵地，就要有创新精神。我看吕校长的意见可以考虑。伊达同志啊，你说呢？”

“当然。不过，党校有党校的特殊性，它不同于一般的高校。它的首要任务还是服从于政治需要。因此，可以有步骤地进行改革，进行创新。至于经费嘛，

一是要节流,二是要开源。市财政也会争取多解决一些的。”王伊达这话说得原则,但是有分量。一个老资格的市委副书记,说起话来,就有一股子内在的底气。

汤若琴起身,给康宏生书记续了点水,又走到王伊达边上,王伊达笑道:“国志啊,小汤也是个人才吧?怎么就……”

“啊,今天……”汤若琴没等马国志说话,先解释了:“今天办公室搞会务的同志孩子生病,请假了。”

“啊!”王伊达笑笑,指着汤若琴,对康宏生说:“这小汤,黄同同志可是很看重的。”

康宏生朝汤若琴望了下,没有说话。周天浩这时开口了:“刚才几位校长都汇报得比较全面了,我也没什么补充。我还是想说说综合楼的事。”

马国志咳了声,周天浩却没有停:“党校综合楼的建设,是我分工负责的。现在,楼盖成了,可是……刚才康书记和王书记也看见了吧,一些同志不断地在搞各种小动作。这很不正常。因此,我想借这个机会,请求市委在市纪委调查的基础上,正式作一个公布。国志校长也快到龄了,我想也不能带着这问题,回……”

“天浩啊,这事宏生书记已经指示过了,就不说了吧。个人的事情是小事嘛!”马国志抢过了话头,道:“宏生书记,伊达书记,汇报就……”

“好,就这样吧。”王伊达又问康宏生:“宏生书记,你看……”

康宏生低头喝了口茶,王伊达就说:“这样吧,宏生书记还想单独了解一下情况。我看,先就国志同志吧。”

马国志把茶杯子端了起来,又慢慢放下。丁安邦和吕专,以及周天浩,还有汤若琴,谁都没有说话,起身出了门。到了走廊上,丁安邦对汤若琴道:“食堂那边是不是还要去看看?”

“好的,我就去。”汤若琴甩了下长头发,下楼去了。

吕专站在走廊的东头,正拿出支烟,点着火。党校四个副校长中,只有吕专抽烟。确切点说,只有吕专现在还在抽烟。马国志、丁安邦、周天浩从前都是不折不扣的烟枪,后来陆续戒了。而吕专,压根儿就不曾戒过。他烟瘾很大,一天要两包多。不过,他对烟的档次要求不高,中华可以抽,五块钱的双喜也可以抽。听说有时,有些班的学员给他送上一两条好烟,他往往会拿去换低档一些的。他的妻子黄小雅,原来在市医院工作,前几年辞职跟人做生意,结果据说赔了一大笔,